温州的雪

■翁德汉

一场雪，搅动一个城市的心，引动整座城市狂欢。

周一上午单位例会，坐在窗边的我时不时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纷纷扬扬下坠的点点，觉得它是雨，因为温瑞平原已几十年没有这么大白天正大光明地下过雪了；觉得它是雪散籽，以满足我们对雪的期盼；觉得它是雪，其运动方式让我们的记忆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黑洞。

会议结束，我贴着玻璃看，最终确定温州下雪了。尽管它还不够飘，可退化为雨，可转化为雪散籽。它好像调皮的孩子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性格琢磨不透，让我们被吊在半空上不去下不来。

微信朋友圈里，雪已经霸屏了。“它出现了，但需要戴上眼睛看。”“哈哈，大温州也会下雪了。”“南方小土豆终于在家门口看到雪了。”“时隔十几年，温州再一次下雪了。”配上的图片和视频不清晰，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。其中一人把天气预报截图直接发上来了，显示从中午开始到晚上，温州100%下雪。还配上了“100%?”的字眼，以表示对天气预报的吐槽和怀疑。我的感觉恰恰相反，既然它敢在白天出现，晚上一定会更加精彩。

大楼里的一些工作人员不相信隔着玻璃看到的情形，纷纷跑了出来，到室外深处手，让雪花落到手臂上。羽绒服特别硬气，知道温州人对雪的渴望，善待落到它身上的雪。勇敢的雪花就这么和人对视，大朵的花瓣清晰，尤其是拍下来后放大，更能引起“哇啊”了。

我轻轻地说：“雪花，你好!久违了。”

全城人都知道，雪真的来了，只是不确定舞会有多大的规模，狂欢能坚持多久。爱动的人已经动了起来，开车往山上而去。依照往年经验，山上才会有积雪，才能够玩雪，堆个小小的雪人。

雪一直在下。

虽然稍微有点小。

午餐时，我故意不拿雨伞。冒雨是一种悲剧，冒雪是一种浪漫。我将羽绒服的帽子盖上头，在雪中漫步。听不到雪下的声音，我知道它一直在戏弄我，往我身上贴。我挺直身子，目不斜视，想像自己一个人在荒原里行走，雪们环绕着我，是考验，也是保护。

不用想像，我一直在荒原。在最孤独的时候，也会有雪在飘，有空气在流动。

在路上走，我没有仰起头，不用感觉也知道雪是冰的。只是默默前行，该承受的承受，该放弃的放弃。快到餐厅楼下，我特意在院子里徘徊了一下，享受此时此刻的意境。

午休时，有年轻女孩迫不及待地拿上雨伞步出大楼。我以为她们要撑雨伞在雪中嬉戏，顺便拍上几张照片，朋友圈就有素材可发了，按照媒体人的说法，可以抢新闻了。她们创意地将雨伞倒放在地上，让雪下到伞兜兜里，积少成多。她们对雪的渴望，在动作里一览无遗，积累几年的情绪一下子从雨伞里泻了出去。

下午，雪势越来越大。我知道，雪开始认真下了，它要占领温瑞大地。楼下几棵矮小的桂花树上慢慢泛白，它开花时高光过一次，如今又一次高潮了起来。我也替它高兴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默默无闻的它，实际上憋着一口气，一遇到机会，那绝不放过。看，这不是机会来了吗?

我们喜欢被占领，我们爱上这种被占领的感觉。

同事去了楼顶，一会儿拿着一个小雪球蹦蹦跳跳地来了。雪球在她的左手和右手之间跳跃，水滴不停地滴下来表示抗议。抗议无效，也被忽视。她的手被冰得通红，一点也不困扰她，继续玩着雪。

就这样，我看着桂花树上的白慢慢纯了起来，高大的乔木也不落后，使劲把雪留住。草丛里的杂草和观赏草鼓励雪挺住，也慢慢地和树们看齐。下班时，它们所构筑的雪世界初具规模，一夜之后，梨花该开到什么样的程度?

我庆幸书房里有个大飘窗。它让我躺着赏最白的美。

晚上，把所有的事情料理了后，我关了书房的灯，掀开窗帘，就这么看着雪从天上飘下来。有的偷懒，直接到墙壁上落脚；有的显摆，一路飘曲线；有的听天由命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自己最终去往哪里。雪积得比砖头厚，最明显的地方在车子上。隔壁邻居中年男人拿着一把小朋友专属的红色塑料小铲子，铲雪，捏雪球，把雪球扔向空旷的远处。如果说我是观众，窗外就是舞台，雪们是演员，在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。大概是日常理性惯了，我有所感触，有在场感，决不替代进去，呆呆地望着，望着。

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平时漆黑如洞的田野里，居然明亮得让雪无处藏身。难道是雪来了，白天让出自己的地盘?难道是造物主被温州人所感动，把白天插进黑夜里来?有些美好，总是这样不期而来。

美好像硬币的正面，也还有一个反面。手机里，不停传来消息，说某山路结冰，车子因地滑出车祸，形成路堵现象。某条高架路路面也结冰，不可避免地出事故，致使路人生出怨气。实际上，对这场大雪，温州人有点猝不及防，大部分人心中还是欣喜的，比如我，比如孩子们。

第二天是小学期末考试日，孩子一边在临时抱佛脚，一边不时去看拉上窗帘的窗户。开明的家长直接带孩子玩得不亦乐乎，说考试常常有，温州下雪十几年才来一次；看重学业的家长则直接站在窗前，阻挡孩子飘动的心；患得患失的家长一边催促孩子赶紧写作业，一边看窗外，赶在睡前去感受雪世界的冰和热。

后来，我们单位平台发布消息，说第二天学校停课一天，理由是“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原因，市区多条线路已因结冰实行道路临时封闭管理”。我在心里暗暗发笑，这是避免灾难事故，还是给孩子们一个正大光明且完全放松下来玩雪的机会?可以想像，接到通知的家长和孩子，嘴巴都翘了起来。三十几年前，我上学时，雪乃通知，下雪即停课。与如今相比，过程不同，结果相同。

第二天，我和往常一样，早早出门。因为封道，高速公路路口周围的大道两侧停满了大货车，车身上覆盖一层不薄的雪，司机们将车子停在这里一夜了。

办公大楼外的桂花和其他乔木上，完全成了雪的世界。远处的吹台山此时此刻改名叫“白山”，景山也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雪山”。我的同事早早来到了单位，他们拿着无人机和各种摄影摄像设备，匆匆出门，要为温州留下最美的一面。

不出所料，朋友圈开始热闹起来了，满屏都是孩子们玩雪的照片。打雪仗，堆雪人，定格在时间长河的瞬间，下次温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这么肆意地玩雪了。有的孩子怕冷，家长直接用水桶把雪装起来带回家玩。或许教育部门是为孩子安全考虑，这考虑中或多或少添加了色彩。若干年后，停课一天玩雪的事情一定在他们的记忆里占有位置。

对温州人而言，在雪上踩个脚印也能兴奋尖叫半天，更不用说玩雪了。温州人堆的雪人都很丑，树枝作嘴和鼻子，泥巴作眼睛。这能怪温州人吗?毕竟十几年才下一场这么大的雪，有的温州人是第一次摸雪呢。没有经过一丝历练，能搭成一个人形，已经非常了不起。在温州，堆一个雪人不容易。有人朋友圈发出帅气的雪人，被一眼识破，这明显不是温州人的作品嘛。

第三天，楼下乔木上的雪消失了，桂花树得到的阳光少雪融得慢，残雪还在留恋温州的味道，舍不得离开。它迟早会走，也无人催着它走，很多事情顺其自然是最合适的。

上午，到山区慰问，村子里一与路齐高屋顶上的雪完全没动，我赶忙上去踩下脚印，踩出一条自己的路来。

乡村古屋　　徐秀莉 作

搓汤圆

■叶 文

有的地方是元宵节吃汤圆，有的地方是冬至吃汤圆。我们家一般是在冬至的时候吃汤圆，但有时候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也会做汤圆吃。

30年前，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搓汤圆可是家家户户一项做美食的技能。

我印象里，最早的时候吃汤圆是在外婆家。外婆家里有一个石磨，把糯米和糙米混合起来磨成米浆，用布袋装起来。把袋口扎紧之后，放在两根板凳架起来的扁担上面。让它沥水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将布袋打开，里面就是干湿适宜的做汤圆的糯米面坯子了。外婆用手试探了一下它的软硬程度：“嗯，可以了。”然后把手上粘着的一点点米粉也用舌头舔干净。当时我心想这可是生的呢。外婆总是说浪费粮食是会遭雷劈的，她绝不允许打米煮饭的时候让一粒米掉在地上。我们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，珍惜粮食。外婆喊着：“孩子们，来搓汤圆喽。”我们几个小孩有的可能还躲在门背后捉迷藏，有的还在门口捉虫子，有的还在被窝里没钻出来。听见外婆一声令下，大家“呼啦啦”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圆圆的大餐桌旁边。“去洗手，去洗手!”舅妈喊道。

我刚刚摸了泥巴，看着黑乎乎的小手，赶紧去水缸里舀一瓢水倒入脸盆，然后把小手洗干净，毛巾擦干，认认真真地坐在饭桌旁边，开始帮忙搓起汤圆。刚开始是两只掌心里面放一个汤圆，太用力了，那个面团子会散掉，不用力的话，汤圆搓了很久也搓不圆，所以力道要适中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后来我还发明了一下子搓两个汤圆，或者一掌心一下子搓三个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。表妹跟着我学，搓着搓着两个汤圆就黏在一起了，她就觉得我很厉害。大家说说笑笑，看看谁搓的汤圆大，谁搓的汤圆小。大人们就搓花生麻心汤圆，那个就略微复杂一点，先准备一碗馅料，一小团一小团的，把汤圆胚子捏成一个窝窝，把馅儿放进窝窝里，捏好了之后再把它搓圆。我们一般情况下就直接搓白汤圆，做好煮熟之后裹一层豆粉来吃。那个豆粉也是自己制作的，把黄豆炒香之后用石磨磨成粉，再加入红糖，搅拌起来。或者直接在汤圆汤里面放白糖或者红糖加桂花提香。

后来因为爸爸妈妈工作调动来到了镇上就没有石磨了，但是有一家加工坊，是可以用机器帮我们磨米浆的。于是到了冬至那天，家家户户都去磨米浆，我妈妈还要去预约排队。当轮到我们的时候，街坊邻居高声大叫着：“老叶，老叶，轮到你家啦，快来，快来!”听到这喊叫的声音，我比听到自己中了状元的消息还要开心还要兴奋，内心满是对汤圆美食的期待。

母亲赶紧往外跑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白色棉布袋子。

在家里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父母把一大袋米浆抬回了家。来到家里之后，同样也是用两个板凳中间架起两根扁担，然后把米浆袋口牢牢扎紧，扣在扁担上面，下面用一个大大的脸盆去接水，这样沥水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就可以做汤圆了。

那个晚上我在米浆的水滴入盆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节奏声中，香香地睡去，梦里全是冒着热气的汤圆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哥哥们各司其职，小哥去柴房后面搬柴火，大哥负责用斧头把粗的木条劈成小的柴火片，二哥负责把锅里加入水，三哥负责烧火，我和姐姐、妈妈坐在桌子旁边负责搓汤圆，爸爸是总指挥。小哥哥唱起了欢快的歌：“阿里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。”仿佛那又窄又陡的楼梯就是一座钢琴的琴键，哥哥用双脚来弹奏生活的快乐。我被哥哥逗得哈哈笑，暴露了我是掉牙蟹的真实身份。

那时候，一大家人围着桌子一起吃着自己做的热腾腾的汤圆。比起现在，想吃什么去超市里，有做好的冷冻汤圆，直接买回家往热水里一煮，或者直接去店里点，就可以吃到，反而没有那么期待吃汤圆了。

现在，若想吃到美食，只要有钱，我们的味蕾就能够快速地得到满足。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，而我却依旧怀念往事，在这寒风瑟瑟的冬天里。